

相聚中的回忆

○刘敏身（1978 力学）

编者按：工程力学系热 1974 级入校 40 年师生聚会，于 2014 年 4 月 12-14 日在上海举行。刘敏身学长是积极推动者，但最后因故未能成行，特撰写此文，表达对老师和同学的思念。

40 年前的同窗，到 40 年后再相聚，在我们的一生中相当于走过了生命的一半。现在，我们已到 60 多岁，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。感谢同学们为这次相聚所付出的努力。相聚促使我们回忆过去，好像回到了 20 多岁年轻时代，这应该是一种快乐享受。

梦想成真

小时候，我家虽然很穷，学费都享受



2008 年校庆，刘敏身（左 4）与同学在母校合影

全免照顾，可爸爸妈妈却都非常想让我们读好书，上大学。那时我学习很努力，在初中时就考进了重点中学哈四中，成绩也不错。1966 年 6 月份正准备参加中考，

“文革”却发生了，从此中断了我的上学梦。1968 年毛主席发出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号召，我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五年后的 1973 年，全国实现了推荐选拔考试的办法，各大学开始招生了。尽管招生比例很低，也算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第一次全国考试。我参加了考试，又开始了新的上学梦。谁知，又出现了张铁生白卷事件，把成绩不错的我们又一次阻挡在大学门外。但我没有放弃，还是继续努力工作。1974 年 7、8 月份，新的招生又开始了。

这次没有考试，只是通过选拔推荐，学校录取。就是这次圆了我上学梦，而且是清华大学！这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。我曾想，如果没有“文革”，我肯定能考上大学，但确实没有想过能上清华大学，在我眼里那是高不可攀的地方。

1974 年 10 月我走进了清华大学。我们热工 4 班共有 40 名同学，大家相聚在一起开始学习生活。我入学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是李志信老师，是他接待了我，办完了一切入校手续。从此，在清华学堂开始了上大

□ 我与清华

学的经历。

特殊的大学生——工农兵学员

我们这些学员来自祖国各地,有北京、天津、重庆、黑龙江、辽宁、内蒙古、山西、山东、四川、云南、安徽、湖北等地。我们中间有工厂来的工人、一般干部,有来自农村的农民、下乡知青。最小和最大的年龄相差15岁,除了汉族还有几位少数民族。我们大都是初中生,有几位高中生、中专生。学习基础参差不齐,但都是原单位各方面表现突出的骨干,光是中共党员就有十七八名。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们曾提出再延长一段学习时间,把以前因政治活动耽误的时间补回来,但学校没有同意。1977年冬季,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入校,他们当时很是瞧不起我们,甚至说我们是“四人帮”时代的学生,而他们是邓小平时代的大学生,但我们没有自卑。在“文革”批判“臭老九”,宣扬读书无用、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个动乱时期,我们却要求上大学,学文化,这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勇气。在我们三年半的学习时间里,有近两年的不正常学习环境,不得不参加“四人帮”在清华的爪牙搞的政治活动。老师为了使我们学习理解新知识,想尽一切办法来教学,自编自印教材,也真难为各位老师了。尽管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,我们学习的知识没有那么系统,那么全面,但我们却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实际工作的知识,学到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们工农兵学员在社会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,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“文革”造成的人才断层,并担任着不可或缺的中

坚力量。另外,在学校时我们和教师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,是那么的融洽和谐。1998年我们第一次相聚学校时,有一位老师说,我教了很多届学生,即使相处的时间比你们长,但仍有好多学生的名字记不住,可我能把你们的名字一一叫出来。

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

在清华大学三年半的学习中,尽管存在一些遗憾,但我们选学的知识对当时的社会需求还是适用的。我毕业时被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计量厂,在那里,我把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,同时还受聘当了鞍钢北部计量分厂的教师,负责讲授二型仪表、电子电路等内容。听课的工人们都说,好像也进了清华大学的讲习班,听清华大学的老师讲课。

1979—1981年期间,国家对工农兵学员“回炉”再学习。我在鞍钢那近两年时间没有放弃学习,而是抓紧对基础课如高等数学、物理、电子学等知识的再学习,自己感觉有了较大提高。在检验工农兵学员学习成绩时,我选了传热学,由于报的人太少,后又改电子学。成绩一出来很是惊喜,考试部门的领导说,不管什么时候毕业的清华大学学生,就是比其他学校的高。由此,我在晋升初级、中级技术职称时,比别人都要早两年时间,可能是名校效应的作用吧。在1983年,我担任了处级中层干部,1991年通过全省外语考试和申报资料,一次顺利晋升高级职称。总之一句话是因为上了清华大学,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我自己也勤奋努力,没有给清华大学丢过脸。

2014年3月17日